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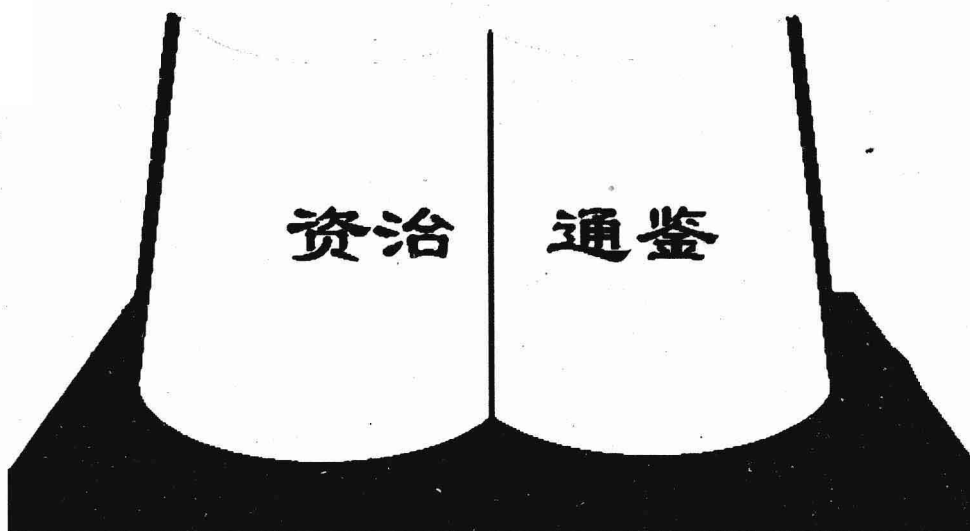
【珍藏版】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

远方出版社



【北宋】司马光/撰

主 编：朱学勤

第二部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戈 弋

资治通鉴

主编：朱学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42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1—5000 套

ISBN 7 - 80595 - 767 - 3/K·26

定价：980.00 元

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孝惠皇帝(中之下)

【原文】

太安二年(癸亥、303) 春,正月,李特潜渡江击罗尚,水上军皆散走。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入据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求和于特。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又与特司马上官惇书曰:“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前将军雄亦以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何为更逆加疑忌,使之离叛乎!”

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以救罗尚。岱以阜为前锋,进逼德阳;特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阳太守任贡共拒之。岱、阜军势甚盛,诸坞皆有贰志。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任睿言于尚曰:“李特散众就食,骄怠无备,此天亡之时也。宜密约诸坞,刻期同发,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使睿夜缒出城,宣旨于诸坞,期以二月十日同击特。睿因诣特诈降,特问城中虚实,睿曰:“粮储将尽,但余货帛耳。”睿求出省家,特许之,遂还报尚。二月,尚遣兵掩袭特营,诸坞皆应之,特兵大败,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流民大惧。李荡、李雄收余众还保赤祖。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荡、雄保北营。孙阜破德阳,获蹇硕,任贡退屯涪陵。

三月,罗尚遣督护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药绅亦起兵攻流。流与李骧拒绅,何冲乘虚攻北营,氏苻成、隗伯在营中,叛应之。荡母罗氏擐甲拒战,伯手刃伤其目,罗氏气益壮;会流等破深、绅,引兵还,与冲战,大破之。成、伯率其党突出诣尚。流等乘胜进抵成都,尚复闭城自守。荡驰马逐北,中矛而死。

朝廷遣侍中刘沈假节统罗尚、许雄等军,讨李流。行至长安,河间王颙留沈为军师,遣席超代之。

李流以李特、李荡继死,宗岱、孙阜将至,甚惧。李含劝流降,流从之;李骧、李雄迭谏,不纳。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为质于阜军;胡兄离为梓潼太守,闻之,自郡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雄曰:“为今计,当如是;而二翁不从,奈何?”离曰:“当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说流民曰:“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惟有同心袭阜以取富贵耳!”众皆从之。雄遂与离袭击阜军,大破之。会宗岱卒于垫江,荆州军遂退。流甚惭,由是奇雄才,军事悉以任之。

新野庄王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欲为乱。荆州以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讨李流,号“壬午兵”。民惮远征,皆不欲行。诏书督遣严急,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县官长皆亲出驱逐;展转不远,辄复屯聚为群盗。时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数千口。张昌因之诳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众于安陆石岩山,诸流民及避成役者多从之。太守弓钦遣兵讨之,不胜。昌遂攻郡,钦兵败,与部将朱伺奔武昌。歆遣骑督靳满讨之,满复败走。

昌遂据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得山都县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刘尼,诈

云汉后，奉以为天子，曰：“此圣人也。”昌自为相国，诈作凤皇、玉玺之瑞，建元神凤；郊祀、服色，悉依汉故事。有不应募者，族诛之，士民莫敢不从。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军大起，当悉诛之。”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所在起兵以应昌，旬月间众至三万，皆著绛帽，以马尾作髯。诏遣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

歆上言：“妖贼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又诏河间王颙遣雍州刺史刘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蓝田关以讨昌。颙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骘、平南将军羊伊屯宛。昌遣其将黄林帅二万人向豫州，刘乔击却之。

初，歆与齐王冏善，冏败，韵惧，自结于大将军颖。及张昌作乱，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已与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从事中郎孙洵谓歆曰：“公为岳牧，受阉外之托，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藩翰王室、镇静方夏之义乎！”韵将出兵，王绥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何必违诏命，亲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骘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

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流虏掠无所得，士众饥乏。唯涪陵千余家，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平西参军涪陵徐奥说罗尚，求为汶山太守，邀结长生，与共讨流。尚不许，奥怒，出降于流，流以奥为安西将军。奥说长生，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流军由是复振。

初，李含以长沙王乂微弱，必为齐王冏所杀，因欲以为冏罪而讨之，遂废帝，立大将军颖，以河间王颙为宰相，已得用事。既而冏为乂所杀，颖、颙犹守藩，不如所谋。颖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犹嫌乂在内，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时皇甫商复为乂参军，商兄重为秦州刺史。含说颙曰：“商为乂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迁重为内职，因其过长安执之。”重知之，露檄上尚书，发陇上兵以讨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含就征而重不奉诏，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颙密使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荪、粹，杀之。骠骑从事琅邪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牵秀皆出奔邺。

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临淮人封云起兵寇徐州以应冰。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昌更置牧守，皆桀盗小人，专以劫掠为务。

刘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刘乔遣其将李杨等向江夏。侃等屡与昌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于下佛山，其众悉降。

初，陶侃少孤贫，为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而异之，命其子结友而去。后察考廉，至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暉荐之于顾荣，侃由是知名。既克张昌，刘弘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后当居身处。今观卿，必继老夫矣。”

弘之退屯于梁也，征南将军范阳王虓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奕不受代，举兵拒弘；弘讨奕，斩之。时荆部守宰多缺，弘请补选，诏许之。弘叙功铨德，随才授任，人皆服其公当。弘表皮初补襄阳太守，朝廷以初虽有功而望浅，更以弘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

河间王颙闻李含等死，即起兵讨长沙王乂。大将军颖上表请讨张昌，许之；闻昌已平，因欲与颙共攻乂。卢志谏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权辞宠，时望美矣。今若顿军关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参军魏郡邵续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颖皆不从。八月，颙、颖共表：“乂论功不平，与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杀害忠良，请诛玄之、商，遣乂还国。”诏曰：“颙敢举大兵，内向京辇，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其以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

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机以羁旅事颖，一旦顿居诸将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孙惠与机亲厚，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彼将谓吾首鼠两端，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列军自朝歌至河桥，鼓声闻数百里。

乙丑，帝如十三里桥。太尉乂使皇甫商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阳。己巳，帝还军宣武场。庚午，舍于石楼。九月，丁丑，屯于河桥。壬子，张方袭皇甫商，败之。甲申，帝军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师；辛卯，舍于豆田。大将军颖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癸巳，羊玄之忧惧而卒，帝旋军城东；丙申，幸缢纸，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

李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仁明，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流卒，众推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给罗尚，使袭郫城，云已为内应。尚使隗伯将兵攻郫，泰约举火为应，李骧伏兵于道，泰出长梯于外。隗伯兵见火起，争缘梯上，骧纵兵击，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诈称万岁，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觉之，退保太城。隗伯创甚，雄生获之，赦不杀。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获太守龚恢，杀之。

石超进逼谿氏。冬，十月，壬寅，帝还宫。丁未，败牵秀于东阳门外。大将军颖遣将军马咸助陆机。戊申，太尉乂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军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

初，宦人孟玖有宠于大将军颖，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皆不敢违，右司马陆云固执不许，曰：“此县，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领万人为小督，未战，纵兵大掠，陆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吴郡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故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败没。玖疑机杀之，潜之于颖曰：“机有二心于长沙。”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闾、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相与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将兵收机。参军事王彰谏曰：“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颖不从。机闻秀至，释戎服，著白帟，与秀相见，为笺辞颖，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秀遂杀之。颖又收机弟清河内史云、平东祭酒耽及孙拯，皆下狱。

记室江统、陈留蔡克、颍川枣嵩等上疏，以为：“陆机浅谋致败，杀之可也。至于反逆，则众共知其不然。宜先检校机反状，若有征验，诛云等未晚也。”统等恳请不已，颖迟回者三日。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耽，夷机三族。狱吏考掠孙拯数百，两踝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枉，谁不知之！君可不爱身乎？”拯仰天叹曰：“陆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爱。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诬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狱吏诈为拯辞。颖既杀机，意常悔之，及见拯辞，大喜，谓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遂夷拯三族。拯门人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冤，

拯譬遣之曰：“吾义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邪！”曰：“君既不负二陆，仆又安可负君！”固言拯冤，玖又杀之。

太尉又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輿，皆退走，方遂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方退屯十三里桥，众惧，欲夜遁，方曰：“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潜逼洛城七里，筑垒数重，外引廩谷以足军食。又即战胜，以为方不足忧。闻方垒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议以为义、颖兄弟，可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等往说颖，令与义分陕而居，颖不从。义因致书于颖，为陈利害，欲与之和解。颖复书，“请斩皇甫商等首，则引兵还邺，”义不可。

颖进兵逼京帅，张方决千金堤，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蹙，米石万钱。诏命所行，一城而已。骠骑主簿范阳祖逖言于义曰：“刘沈忠义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间，宜启上为诏与沈，使发兵袭颙。颙窘急，必召张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义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诸郡多起兵应之。沈合七郡之众凡万余人，趣长安。

义又使皇甫商间行，赍帝手诏，命游楷等罢兵，敕皇甫重进军讨颙。商间行至新平，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商，杀之。

十二月，议郎周玘、前南平内史长沙王矩起兵江东以讨石冰，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传檄州郡，杀冰所署将吏。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秘。玘，处之子；循，邵之子；卓，宁之曾孙也。

冰遣其将羌毒帅兵数万拒玘。玘击斩之。冰自临淮趋寿春。征东将军刘准闻冰至，惶惧不知所为。广陵度支庐江陈敏统众在寿春，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督运兵为公破之。”准乃益敏兵，使击之。

闰月，李雄急攻罗尚。尚军无食，留牙门张罗守城，夜，由牛鞞水东走，罗开门降。雄入成都，军士饥甚，乃帅众就谷于郫，掘野芋而食之。许雄坐讨贼不进，征即罪。

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天下方乱，欲结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又表以辽西郡封务勿尘为辽西公。浚，沈之子也。

毛洗之死也，李睿奔五苓夷帅于陵丞，于陵丞诣李毅为睿请命，毅许之。睿至，毅杀之。于陵丞怒，帅诸夷反攻毅。

【译文】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正月，李特暗地里渡江攻击罗尚，水上军队都离散逃走了。蜀郡太守徐俭献上少城投降，李特入城据守，只取马匹来供给军用，其他的都不加以侵占；赦免境内罪犯，改年号为建初。罗尚保守太城，派遣使者向李特求和。蜀郡人民相互聚集，建筑坞堡的，都向李特表达归顺，李特派遣使者前往安抚；因为军中粮食少，因此分散六郡的流民到各坞堡中谋食。李流向李特进言说：“各坞堡刚刚归附，人心不稳，应该以他们豪门大族的子弟作为人质，聚积军队，自己防守，来防备意料不及的事。”又给李特的司上官惇的信说：“接受投降如同接受进攻，不可以疏忽。”前将军李雄也这样讲。李特愤怒的说：“大事已经平定了，只要安定人民，为什么又反而加以猜疑，使他们叛变呢？”

朝廷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率领三万水军来救助罗尚。宗岱派孙阜做前锋，进兵逼近德阳；李特派遣李荡和蜀郡太守李璜，前往德阳，和太守任臧共同抵抗他们。宗岱、孙阜军势十分盛大，各坞堡都有叛变的心意。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人任睿，向罗尚进言说：“李特分散部众，前往谋食，骄傲懈怠，没有防备，这是天要灭亡他们的时候。应该秘密约定各个坞堡，指定日期，同时发动，内外进击，一定可以打败他们！”罗尚命令任睿晚上用绳拴住吊下城墙出城，到各坞堡宣布意旨，约好在二月十日共同攻打李特。任睿因而到

李特处假装投降，李特探问城中虚实，任睿说：“储备的粮食将要吃光了，只剩下财货布帛罢了。”任睿请求出城看望家人，李特答应了，于是回来报告罗尚。二月，罗尚派遣军队偷袭李特的军营，各坞堡都响应了，李特军队大败，杀了李特和李辅、李远，烧毁了尸首，把头颅传送到洛阳，流民大为害怕。李荡、李雄聚集残余军众，回来保守赤祖。李流自号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守东营，李荡、李雄保守北营。孙阜攻破德阳，捕获蹇硕，任臧退兵，驻军涪陵。

三月，罗尚派遣督护何冲、常深攻打李流，涪陵人民药绅也起兵攻击李流。李流和李骧抵挡药绅，何冲趁着空隙攻击北营，氏人苻成、隗伯在营中反叛响应他。李荡的母亲罗氏，身穿盔甲打仗，隗伯亲手刺伤她的眼睛，罗氏的气势更加雄壮，恰好李流等人打败常深、药绅，率领军队回来，和何冲作战，大胜。苻成、隗伯率领他们的党徒突围出城，奔向罗尚。李流等人，乘胜进军，到达成都，罗尚又关闭城门固守。李荡骑马奔驰，追逐逃兵，中矛身死。朝廷派遣侍中刘沈假节统治罗尚、许雄等人的军队，讨伐李流。到了长安，河间王司马颙挽留刘沈做军师，派遣席萇代替他。

李流因为李特、李荡前后死亡，宗岱、孙阜将要到达，十分恐惧。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听从了他的意见；李骧、李雄接连不断的进谏，但李流不采纳。夏，五月，李流派遣他的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到孙阜军中作为人质。李胡的哥哥李离，做梓潼太守，听到这消息，立刻从郡城奔驰回来，想要进谏，已经来不及了。事后，和李雄计划袭击孙阜的军队，李雄说：“当今的计划，应该是这样，但是二位老人不听劝，怎么办？”李离说：“应当逼迫他们！”李雄大喜，于是共同劝流民说：“我们这些人在以前已经伤害了蜀郡的人民，现在万一束手被擒，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了，只有同心协力，攻打孙阜，来求取富贵罢了！”众人都听从他。李雄于是和李离袭击孙阜的军队，大获全胜。正巧宗岱死在垫江，荆州军队于是退兵。李流十分惭愧，从此感到李雄拥有奇才，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

新野庄王司马歆，办理政事严苛急迫，失去蛮夷的民心。义阳蛮张昌聚合几千党徒，想要作乱。荆州用壬午诏书派遣勇猛战士前往益州，讨伐李流，号称“壬午兵”。人民都害怕远征，都不想去。诏书催促十分急迫，所经过的地界停留了五天的，二千石的官员被免去官职。因此郡县长官都亲自出来驱赶；迁移不远，就又聚集在一起，成为匪徒。当时江夏大丰收，人民前往谋生计的有好几千人。张昌借着机会，欺骗百姓，改姓名为李辰，在安陆郡石岩山召募民众，各处流民和躲避戍役的人，大多跟他。太守弓钦派兵讨伐他，不能战胜。张昌于是攻打郡城，弓钦的军队败北，和部将朱伺奔向武昌。司马歆派骑督靳满讨伐他们，靳满又失败逃走。

张昌于是占领江夏，制造妖言说：“会有圣人出现，作为人民的君主。”捉到山都县县吏丘沈，更改他的姓名为刘尼，骗人说是汉朝的后代，尊奉他做天子，说：“这是圣人。”张昌自己做相国，假造凤皇、玉玺祥瑞的事，立年号为神凤；祭祀天地的典礼、服饰的颜色，都依照汉朝旧例。有不答应召募的人，杀全族，人民不敢不听命。又散布流言：“江、淮以南，都反叛了，官兵大大起兵，会全部诛杀的。”互相煽动，人心恐惧，江、沔各地起兵来响应张昌的，一月之间到达三万群众，都戴着红色帽子，用马尾作须髯。下诏派遣监军华宏讨伐他们，在障山失败。

司马歆向上奏：“妖贼群众，数以万计，红色帽子、满面胡须，舞动刀剑，操持大戟，他们的锐气不能抵挡。请求朝廷禁省敕令各军，分三道救援。”朝廷派屯骑校尉刘乔做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人刘弘做荆州刺史；又下诏河间王司马颙，派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州兵一万人和征西府五千人，从蓝田关出兵，来讨伐张昌。司马颙不接受诏书命令；刘沈自行带领州兵，到了蓝田，司马颙又强行夺了他的军队。于是刘乔驻军汝南，刘弘和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驻军宛城。张昌派遣他的将领黄林，率领二万人，开往豫州，刘乔打败了他。

们。

开始,司马歆和齐王司马冏友好,司马冏败亡,司马歆害怕了,和大将军司马颖私下结交。等到张昌作乱,司马歆上表请求讨伐他。当时长沙王司马乂已经和司马颖有了仇怨,怀疑是司马歆和司马颖联合的计策,不听从司马歆的表章派出军队,张昌部众一天天强盛。从事中郎孙洵对司马歆说:“公侯做为封疆大员,承受边疆的重托,呈上表章就行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却使得奸恶盗匪蔓延兴盛祸患不可估计,那里是藩卫王室、安定华夏的意义呢!”司马歆将要出兵,王绥说:“张昌等小小贼人,将佐足够降伏了,何必违抗诏命,亲自冒着箭石的危险呢?!”张昌到了樊城,司马歆才出兵抵抗,部队溃败,被张昌杀死。下诏派刘弘取代司马歆做镇南将军,掌管荆州一切军务。六月,刘弘派南蛮长史陶侃做大都护,参军蒯恒做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做都战帅,进兵据守襄阳。张昌联合军队围攻宛城,打败了赵骘的军队,杀了羊伊。刘弘退后,驻军梁县。张昌进击襄阳,不能攻下。

李雄攻击汶山太守陈图,杀了他,于是攻下了郫城。

秋,七月,李流移兵驻军郫城。蜀郡人民都据守险要,团结坞堡,以求自保,有的进入南面的宁州,有的到东面的荆州,城中都空虚了,野外没有烟火,李流抢劫不到粮食,士兵都饥饿不堪。只有涪陵一千多户人家,依靠青城山隐士范长生生活;平西参军涪陵人徐典游说罗尚,请求做汶山太守,邀约范长生,和他一起讨伐李流。罗尚不答应,徐典一怒之下,出城向李流投降,李流派他做安西将军。徐典劝范长生出钱,供给李流军粮,长生听从他的话,李流的军队因此又振作起来。

开始,李含认为长沙王司马乂软弱,一定会被齐王司马冏杀死,因此想要当作是司马冏的罪过来讨伐他,达成废掉皇帝,树立大将军司马颖,以河间王颙做宰相,自己能够掌权的目的。后来,司马冏被司马乂杀死了,司马颖、司马颙仍然居守藩国,不如预先的计划。司马颖仗恃功劳,骄傲奢侈,各种制度都荒废了,比司马颙的时期还要厉害;还嫌司马乂在朝廷内,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想要除去他。当时皇甫商又做了司马乂的参军,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做秦州刺史。李含劝司马颙说:“皇甫商受到司马乂的信任,皇甫重最终不会接受别人任用的,应该早日除掉他,可以上书升迁皇甫重做朝廷内的职务,借着他经过长安的时候捉住他。”皇甫重知道了这件事,用不封口的檄文呈上尚书,发动陇上军队来讨伐李含。司马乂认为军队正要稍为停息,派使者诏命皇甫重停止用兵,征召李含做河南尹。李含接受征召,可是皇甫重不接受命令,司马颙派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人,联合四郡军队攻打他。司马颙秘密命令李含和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司马乂。皇甫商告诉司马乂,收捕李含、冯荪、卞粹,杀了他们。驃骑从事琅邪人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人牵秀,都出奔到邺都。

张昌的同党石冰进犯扬州,打败刺史陈徽,各郡全部沦陷,又攻下江州,别将陈贞攻打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都攻陷了。临淮人封云起兵进犯徐州,来响应石冰。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地区,大多被张昌盘据。张昌改变设置的州牧、郡守,都是凶残的小人,专门做些抢劫财货的事。

刘弘派遣陶侃等人到竟陵攻打张昌,刘乔派遣他的将领李扬等人到江夏。陶侃等人多次和张昌交战,大败敌兵,前后斩下的首级有好几万级,张昌逃到下俊山中,他的部众都投降了。

起初,陶侃年轻的时候,父亲死了,家庭贫穷,做郡中的督邮,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他,认为是特出人才,命令他的儿子和他结成朋友,然后才离去。后来被举拔为孝廉,到了洛阳,豫章国郎中杨暉向顾荣推荐他,陶侃因此远近闻名了。战胜张昌以后,刘弘对陶侃说:“我以前做羊公参军的时候,说我以后会拥有他的地位。现在看到你,一定会继承老夫的地位了。”

刘弘退兵，驻军在梁县，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虓派遣前长水校尉张奕兼领荆州。刘弘到了，张奕不接受他的取代自己，派兵抵抗刘弘，刘弘讨伐张奕，杀了他。当时荆州官署的官吏有很多缺席，刘弘请求选拔补足，下诏答应了。刘弘奖励有功的人，选拔有品德的人，依照才能选任官员，人人都佩服他的公平允当。刘弘上表派皮初充任襄阳太守，朝廷以为皮初虽然有功绩，但是声望不广，改派刘弘的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做襄阳太守。刘弘发布告谕说：“治理一国的人，应该为全国尽心，如果一定要是姻亲然后才可以任用的话，那么荆州有十个郡，那里能找到十个女婿然后才能办理政事呢！”于是上书：“陟是姻亲，旧时规定不能互相监督；皮初的功勋，应该获得报偿。”下诏听从他的安排。刘弘于是鼓励监管农桑事业，宽大刑法，简省赋税，公私丰足，百姓喜悦。

河间王司马颙听到李含等人死了，立即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大将军司马颖上书，请求讨伐张昌，朝廷允许了；听到张昌已经平定了，所以想要和司马颙一同攻打司马乂。卢志进谏说：“公侯以前拥有大功，却委弃大权、推辞尊荣，当时名望十分美好；现在要是在郊关门外整顿军队，穿上文服进宫朝见，这是霸王的事业。”参军魏郡人邵续说：“人拥有兄弟，好像左右手。明公想要面对天下的敌人却先去掉其中一只手，合适吗？”司马颖都不听。八月，司马颙、司马颖一齐上表：“乂议论功劳不公平，和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专断朝廷政权，杀害忠良，请求诛杀羊玄之、皇甫商，遣送司马乂回封国。”下诏说：“司马颙胆敢兴起大军，指向京内，我应当亲率六军，来诛罚奸邪叛逆的人。现派司马乂做太尉，都督中外一切军务来防范他们。”

司马颙派张方做都督，率领七万精兵，从函谷向东，赶往洛阳；司马颖率领军队驻军朝歌，派平原内史陆机做前将军、前锋都督，督率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部队二十多万人，向南到达洛阳。陆机以寄身客卿的地位侍候司马颖，突然地位在各将领以上，王粹等人心中都不服。白沙督孙惠和陆机交情亲密深厚，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陆机说：“他们将会说我犹豫不决，正是会加速招致祸事。”于是出发。司马颖的军队从朝歌排列到河桥，鼓声传播几百里。

二十四日，皇帝到十三里桥。太尉司马乂命令皇甫商率领一万多人到宜阳抵御张方。二十八日，皇帝带领军队回到宣武场。二十九日，住在石楼。九月初六，驻军在河桥。壬子日，张方袭击皇甫商，打败他们。十三日，皇帝驻军在芒山。十六日，皇帝驾临偃师。二十日，住在豆田。大将军司马颖进兵驻扎黄河南岸，隔着清水建造军营。二十二日，羊玄之忧虑恐惧的死了。皇帝军队回到城东。二十五日，驾临缑氏，攻击牵秀，打跑了他。大赦天下。张方进入京城，大加抢劫，死的人以万计。

李流病重，对各位将领说：“骠骑将军仁爱明理，固然足够完成大事；但是前军将军英勇雄武，大约是上天所相中的，你们可以共同去事奉前军将军。”李流去世，众人推举李雄做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镇所在郫城。李雄命令武都人朴泰欺骗罗尚，要他偷袭郫城，说是自己可以作为内应。罗尚命隗伯率军队攻打郫城，朴泰商定点火作为呼应，李骧在路上埋伏军队，朴泰把长梯架出城外，隗伯军士看到火起，争相攀缘长梯上城，李骧发动军队攻击，大获全胜。追逐逃兵，晚上到了少城下，假装高叫万岁，说：“已经得到郫城了！”李骧进入少城，罗尚才发觉不对劲，退兵保守太城。隗伯受伤很重，李雄活捉他，赦免不杀。李骧攻打犍为，切断罗尚运输道路。抓到太守龚恢，杀了他。

石超进兵逼近缑氏。冬，十月初二，皇帝回到官中。初七，在东阳门外打败牵秀。大将军司马颖派将军马咸帮助陆机。初八，太尉司马乂奉迎皇帝和陆机在建春门交战。司马乂的司马王瑚，派几千骑兵，在马上绑着长戟，来冲撞马咸的军阵，马咸军阵冲乱了，王瑚抓到马咸，杀了他。陆机军队大败，逃往七里洞，死的人堆积如山，洞水也因此不能流通。司马乂杀了他的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逃跑了。

起初，宦官孟玖受到大将军司马颖的宠爱，孟玖想要任命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不敢违背，右司马陆云一直坚持不答应，说：“这一县，有晋升公府掾的资格，那里面有黄门宦官的父亲居有的道理呢！”孟玖极为怨恨他。孟玖的弟弟孟超，统率一万人，是个小督，还没有交战，放纵军队，大加抢劫，陆机收捕主事的人；孟超率领强悍骑兵一百多人，一直冲进陆机的帐前，夺走了犯人，回头对陆机说：“貉奴！看你还能不能做都督！”陆机的司马吴郡人孙拯，劝陆机杀了他，陆机不听。孟超对大众公开说：“陆机将要造反。”又送信给孟玖，说陆机左右不定，所以军队不赶快决战。等到交战了，孟超不接受陆机的节度，轻率的率兵独自前进，战败身死。孟玖怀疑是陆机杀死的，在司马颖面前诽谤他说：“陆机在长沙有二心。”牵秀一向谄媚地事奉孟玖，将军王闳、郝昌、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都是孟玖引荐任用的，他们一起共同证明。司马颖大怒，命令牵秀率领军队搜捕陆机。参军事王彰进谏说：“今日的战事，强弱十分明显，平常人尚且知道一定会获得胜利，何况是陆机的明达道理呢！只不过陆机是吴郡人，殿下任用他太过度了，北方原有的将领都忌妒他罢了。”司马颖不听从。陆机听说牵秀到了，脱下了军服，戴着白色的帻帽，和牵秀见面，写了封信辞别司马颖，过后叹息说：“华亭的鹤唳声，能够再听得到吗？”牵秀于是杀了他。司马颖又搜捕陆机的弟弟清河内史陆云、平东祭酒陆耽和孙拯，都判下监狱。

记室江统、陈留人蔡克、颍川人枣高等人呈上疏书，认为：“陆机计谋不深，遭到失败，斩了他是可以的。要说到叛逆的事，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这样。应该先查验陆机造反的情形，要是有了证据，杀了陆云不晚。”江统等人不停的恳求请求，司马颖犹豫了三天。蔡克进来，到了司马颖面前，叩头叩得流血，说：“陆云是孟玖仇恨的人，远近的人没有不听说过；现在果然被杀的话，私下替明公惋惜！”随着蔡克进来的下属有几十人，流着眼泪，坚决请求，司马颖心中悲伤，有宽免陆云的脸色。孟玖扶着司马颖进入里屋，催着要杀陆云、陆耽，夷灭陆机三族。狱吏拷打孙拯几百下，两脚踝子骨都看到骨头了，一直说陆机是冤枉的。狱吏知道孙拯的义气刚烈，对孙拯说：“二陆的冤枉，有谁不知道，你难道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孙拯抬头叹息道：“陆君兄弟，是人世中的奇士，我蒙受他们的知遇爱护，现在既然不能拯救他的性命，还忍心随着别人诬陷他们吗！”孟玖知道孙拯不会屈从，就命令狱吏假造孙拯的供辞。司马颖杀了陆机以后，心中常常后悔，等到看了孙拯的供辞，大喜，对孟玖等人说：“不是你的忠心，不能详细追究这件奸邪的事！”于是杀了孙拯三族。孙拯的门人费慈、宰意二人，前往监狱说明孙拯的冤屈，孙拯告谕他们，要他们出去，说：“我坚持义气，不辜负二陆，死是我的本分，你们何必这样呢！”二人说：“你既然不辜负二陆，我们又哪里能辜负你呢！”坚决的说明孙拯的冤屈，孟玖又杀了他们。

太尉司马乂奉迎皇帝攻打张方，张方军队远远看到了皇帝车驾，都后退逃跑，张方于是大败，死五千多人。张方退兵驻守十三里桥，部队害怕了，想要晚上逃走，张方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善长用兵的人，能借着失败转为成功。现在我们更加前进，建造堡垒，出乎他们意外，这是奇策。”于是晚上悄悄的逼近洛城七里的地方，建筑好几层的壁垒，从外面取来仓库谷米，来充足军中粮食。司马乂战胜以后，以为不值得忧虑张方的军队。听到张方的壁垒已经建成，十一月，率领军队攻打他，不能战胜。朝中意见认为司马乂、司马颖是兄弟，可以用言辞劝说，来停止用兵，于是派中书令王衍等人前往游说司马颖，使他和司马乂分隔陕地，各自治理，司马颖不听。司马乂就送信给司马颖，向他陈说利害关系，想要和他和解。司马颖回信说：“请斩下皇甫商等人的头颅，就率领军队回到邺都。”司马乂不答应。

司马颖进兵逼近京师，张方打破千金坞的堤堰，水碓的用水都干了。于是发动王公大臣的奴婢，用手舂米，供给军队食用；一品以下不随征战的官员，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要服劳役；又发动奴仆帮助军队；公私穷困急迫，食米一石一万钱；诏命通行的地方，只有一座城池罢了。骠骑主簿范阳人祖逖向司马乂进言说：“刘沈忠贞节义、果敢坚毅，雍州兵力足

够牵制河间,可以启奏皇上,写作诏书给刘沈,命令他派兵攻击司马颙;司马颙急迫困窘,一定要召回张方援助自己,这才是好计策。”司马乂听从他的意见。刘沈接到诏命,很快的到各处传布檄文,各郡大多起兵来响应。刘沈联合七郡的部众,一共一万多人,奔赴长安。

司马乂又命令皇甫商暗中出城,拿着皇帝亲手诏书,命令游楷等人停止军事行动;命令皇甫重进兵讨伐司马颙。皇甫商暗中到达新平,遇到了他的外甥,外甥一向厌恶皇甫商,把消息告诉司马颙,司马颙捉住皇甫商,杀了他。

十二月,议郎周玘、前南平内史长沙人王矩,在江东起兵,来讨伐石冰,推举前吴兴太守吴郡人顾秘都督扬州九郡一切军务,传布檄令到各州郡,杀了石冰所任命的将士官吏。在此之后前侍御史贺循在会稽起兵,庐江内史广陵人华谭和丹阳人葛洪、甘卓都起兵来响应顾秘。周玘,是周处的儿子;贺循,是贺邵的儿子;甘卓,是甘宁的曾孙。

石冰派遣他的将领羌毒,率领几万士兵抵御周玘,周玘攻击并杀了他。石冰从临淮急忙奔向寿春。征东将军刘准听到石冰到了,恐惧得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广陵度支庐江人陈敏在寿春统领部众,对刘准说:“这些人本来不乐意征戍远方,被逼迫的成为盗匪,乌合的群众,兵势轻易的会分散,我请求率领运输兵替公侯打败他们。”刘准于是增加陈敏的军士,要他攻打石冰。

闰月,李雄猛烈攻击罗尚。罗尚军中没有粮食,留下牙门张罗守城,晚上,从牛鞞水向东逃跑,张罗开门投降。李雄进入成都,军士十分饥饿,于是率领部众到郫县谋求粮食,挖掘野芋食用。许雄被判了不进兵讨伐贼人的罪,召他回京接受刑罚。

安北将军、都督幽州一切军务王浚认为天下正乱,想要和夷狄结交,作为援助,于是把一个女儿嫁给了鲜卑人段务勿尘,一个女儿嫁给素怒延。又上表把辽西郡封给务勿尘,做辽西公。王浚,是王沈的儿子。

毛诜死后,李睿逃到五苓夷的首领于陵丞的领地,于陵丞前往李毅处,替李睿请求保全性命,李毅答应了。李睿一到,李毅就杀了他。于陵丞一怒下,率领各夷族反叛,攻打李毅。

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孝惠皇帝(下)

【原文】

永兴二年(乙丑、305) 夏,四月,张方废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养子昌求救于外。昌诣司空越,越以太宰颙新与山东连和,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事起仓猝,百官初皆从之;俄知其诈,相与诛昌。颙请遣御史宣诏喻重令降。重不奉诏。先是城中不知长沙厉王及皇甫商已死,重获御史骆人,问曰:“我弟将兵来,欲至未?”骆人曰:“已为河间王所害。”重失色,立杀骆人。于是城中知无外救,共杀重以降。颙以冯翊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

六月,甲子,安丰元侯王戎薨于郾。

张辅至秦州,杀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陇西太守韩稚,稚子朴勒兵击辅,辅军败,死。凉州司马杨胤言于张轨曰:“韩稚擅杀刺史,明公杖钺一方,不可不讨。”轨从之,遣中督护氾瑗帅众二万讨稚,稚诣轨降。未几,鲜卑若罗拔能寇凉州,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振。

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叟,卫操劝猗叟助之。猗叟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诏假猗叟大单于,加操右将军。甲申,猗叟卒,子普根代立。

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劝司空越起兵讨之。秋,七月,越传檄山东征、镇、州、郡云:“欲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东平王楙闻之,惧;长史王修说楙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兴义兵,公宜举徐州以授之,则免于难,且有克让之美矣。”楙从之。越乃以司空领徐州都督,楙自为兖州刺史;诏即遣使者刘虔授之。是时,越兄弟并据方任,于是范阳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越辄选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颖既废,河北人多怜之。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众至数万。初,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力,善骑射。并州大饥,建威将军阎粹说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勒亦被掠,卖为茌平人师欢奴,欢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勒乃与牧帅汲桑结壮士为群盗。及公师藩起,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藩攻陷郡县,杀二千石、长吏,转前,攻邺。平昌公模甚惧;范阳王虓遣其将苟晞救邺,与广平太守譙国丁绍共击藩,走之。

八月,辛丑,大赦。

司空越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越帅甲士三万,西屯萧县;范阳王虓自许屯于荥阳。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乔以虓非天子命,发兵拒之。虓以刘琨为司马,越以刘蕃为淮北护军,刘舆为颍川太守。乔上尚书,列舆兄弟罪恶,因引兵攻许,遣长子祐将兵拒越于萧县之灵壁,越兵不能进。东平王楙在兖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虓遣苟晞还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刘乔合。

太宰颙闻山东兵起,甚惧。以公师藩为成都王颖起兵,壬午,表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

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以卢志为魏郡太守，随颖镇邺，欲以抚安之。又遣建武将军吕朗屯洛阳。

颍发诏，令东海王越等各就国，越等不从。会得刘乔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诏称：“刘舆迫胁范阳王虓，造构凶逆。其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勒所统，与刘乔并力；以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与吕朗共会许昌，诛舆兄弟。”释，宣帝弟子穆王权之孙也。丁丑，颍使成都王颖领将军刘褒等，前车骑将军石超领北中郎将王闾等据河桥，为刘乔继援；进乔镇东将军，假节。

刘弘遣乔及司空越书，欲使之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弘又上表曰：“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今日为忠，明日为逆，翻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时太宰颍方拒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

乔乘虚袭许，破之。刘琨将兵救许，不及，遂与兄舆及范阳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为乔所执。刘弘以张方残暴，知颍必败，乃遣参军刘盘为都护，帅诸军受司空越节度。

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谋事有成者，则曰：“某人之功”，如有负败，则曰“老子之罪”。每有兴发，手书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弘怒，斩之。

有星孛于北斗。

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趣河桥。

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后。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羊后。太宰颍矫诏，以羊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屡至，司隶校尉刘暉等上奏，固执以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颍怒，遣吕朗收暉；暉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吕朗等东屯荥阳，成都王颖进据洛阳。

刘琨说冀州刺史太原温羡，使让位于范阳王虓。虓领冀州，遣琨诣幽州乞师于王浚；浚以突骑资之，击王闾于河上，杀之。琨遂与虓引兵济河，斩石超于荥阳。刘乔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护田徽东击东平王楸于廩丘，楸走还国。琨、徽引兵东迎越，击刘祐于濊；祐败死，乔众遂溃，乔奔平氏。司空越进屯阳武，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乌桓为越先驱。

初，陈敏既克石冰，自谓勇略无敌，有割据江东之志。其父怒曰：“灭我门者，必此儿也！”遂以忧卒。敏以丧去职。司空越起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越为刘祐所败，敏请东归收兵，遂据历阳叛。吴王常侍甘卓，弃官东归，至历阳，敏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称皇太弟令，拜敏扬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将钱端等南略江州，弟斌东略诸郡，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皆弃城走。

敏遂据有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玘为安丰太守，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诈为狂疾，得免；乃以荣领丹杨内史。玘亦称疾，不之郡。敏疑诸名士终不为己用，欲尽诛之。荣说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百姓将无遗种。江南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荣常忧于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舳舻山积，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尽怀，散蒂芥之嫌，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不然，终不济也。”敏命僚佐推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被中诏，自江入沔、汉，奉

迎銮驾。

太宰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帅步骑五千诣荆州讨敏。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应詹督水军以继之。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随郡内史庾怀言于弘曰：“侃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无是也。”侃闻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

敏以陈恢为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锋督护以御之。侃以运船为战舰，或以为不可。侃曰：“用官船击官贼，何为不可！”侃与恢战，屡破之；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共破钱端于长岐。

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张光，太宰腹心，公既与东海，宜斩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辅得失，岂张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为也。”乃表光殊勋，乞加迁擢。

是岁，离石大饥，汉王渊徙屯黎亭，就邸阁谷；留太尉宏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

孝怀皇帝(上)

永嘉元年(丁卯、307) 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御史中丞诸葛玫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公宜立之。”越不许。重言之，越怒，斩之。

二月，王弥寇青、徐二州，自称征东大将军，攻杀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车令东莱鞠羡为本郡太守，以讨弥，弥击杀之。

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玘等忧之。庐江内史华谭遗荣等书曰：“陈敏盗据吴、会，命危朝露。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更辱身奸人之朝，降节叛逆之党，不亦羞乎！吴武烈父子皆以英杰之才，继承大业。今以陈敏凶狡，七弟顽冗，欲躐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皇舆东返，俊彦盈朝，将举六师以清建业，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邪！”荣等素有图敏之心，及得书，甚惭，密遣使报征东大将军刘准，使发兵临江，己为内应，剪发为信。准遣扬州刺史刘机等出历阳讨敏。

敏使其弟广武将军昶将兵数万屯乌江，历阳太守宏屯牛渚。敏弟处知顾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

昶司马钱广，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广杀昶，宣言州下已杀敏，敢动者诛三族。广勒兵朱雀桥南；敏遣甘卓讨广，坚甲精兵悉委之。顾荣虑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当四出镇卫，岂得就我邪！”荣乃出，与周玘共说甘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兹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计无所定，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此万世之辱也！”卓遂诈称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与玘、荣及前松滋侯相丹杨纪瞻共攻敏。

敏自帅万余人讨卓，军人隔水语敏众曰：“本所以戮力陈公者，正以顾丹杨、周安丰耳；今皆异矣，汝等何为！”敏众狐疑未决，荣以白羽扇挥之，众皆溃去。敏单骑北走，追获之于江乘，叹曰：“诸人误我，以至今日！”谓弟处曰：“我负卿，卿不负我！”遂斩敏于建业，夷三族。于是会稽等郡尽杀敏诸弟。

时平东将军周馥代刘准镇寿春。三月，己未朔，馥传敏首至京师。诏征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太傅越辟周玘为参军，陆玩为掾。玩，机之从弟也。荣等至徐州，闻北方

愈乱，疑不进，越与徐州刺史裴盾书曰：“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荣等惧，逃归。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西阳夷寇江夏，太守杨珉请督将议之。诸将争献方略，骑督朱伺独不言。珉曰：“朱将军何以不言？”伺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常胜？”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善之。

诏追复杨太后尊号；丁卯，改葬之，谥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诜为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悦，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镇许昌。

以高密王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镇长安；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仍镇邺。

公师藩既死，汲桑逃还苑中，更聚众劫掠郡县，自称大将军，声言为成都王报仇；以石勒为前驱，所向辄克，署勒讨虏将军，遂进攻邺。时邺中府库空竭，而新蔡武哀王腾资用甚饶。腾性吝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各数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冯嵩，长驱入邺，腾轻骑出奔，为桑将李丰所杀。桑出成都王颖棺，载之车中，每事启而后行。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杀士民万余人，大掠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太傅越大惧，使荀晞及将军王赞讨之。

秦州流民邓定、旬氏等据成固，寇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邓定等饥窘，诈降于燕，且赂之，燕为之缓师。定密遣旬氏求救于成，成主雄遣太尉离、司徒云、司空璜将兵二万救定，与燕战，大破之，张殷及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走。积十余日，离等引还，尽徙汉中民于蜀。汉中人句方、白落帅吏民还守南郑。

石勒与荀晞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为晞声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

八月，己卯朔，荀晞击汲桑于东武阳，大破之。桑退保清渊。

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业。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焉。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睿出观楔，导使睿乘肩舆，具威仪，导与诸名胜皆骑从，纪瞻、顾荣等见之惊异，相帅拜于道左。导因说睿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又以纪瞻为军祭酒，卞壶为从事中郎，周玕为仓曹属，琅邪刘超为舍人，张闾及鲁国孔衍为参军。壶，粹之子；闾，昭之曾孙也。王导说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故江东归心焉。睿初至，颇以酒废事；导以为言。睿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

荀晞追击汲桑，破其八垒，死者万余人。桑与石勒收余众，将奔汉，冀州刺史谯国丁绍邀之于赤桥，又破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太傅越还许昌，加荀晞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丁绍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皆假节。

晞屡破强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剧，用法严峻。其从母依之，晞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晞不许，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求之，晞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节斩之，从母叩头救之，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将也。”

胡部大张匭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石勒往从之，因说匭督等曰：“刘单于举兵击晋，部大拒而不从，自度终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则安可不早有所属！今部落皆已受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匭督等以为然。冬，十月，匭督等随勒单骑归汉，汉王渊署匭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

之。

乌桓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渊屡招，不能致。勒伪获罪于渊，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结为兄弟，使勒帅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乃因会执伏利度，谓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谁堪为主？”诸胡咸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帅其众归汉。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邺。

乙亥，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澄至镇，以郭舒为别驾，委以府事。澄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交急，不以为怀。舒常切谏，以为宜爱民养兵，保全州境，澄不从。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弃成都王颖棺于故井中，颖故臣收葬之。

甲午，以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寔以老固辞；不许；庚子，以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

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清河王覃为太子；事觉，太傅越矫诏囚覃于金墉城。

初太傅越与荀晞亲善，引升堂，结为兄弟。司马潘滔说越曰：“兖州冲要，魏武以之创业。荀晞有大志，非纯臣也，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为之于未乱者也。”越以为然。癸卯，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以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封东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晞至青州，以严刻立威，日行斩戮，州人谓之“屠伯”。顿丘太守魏植为流民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晞出屯无盐以讨之。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于晞。晞讨植，破之。

初，阳平刘灵，少贫贱，力制奔牛，走及奔马，时人虽异之，莫能举也。灵抚膺叹曰：“天乎，何当乱也！”及公师藩起，灵自称将军，寇掠赵、魏。会王弥为荀纯所败，灵亦为王赞所败，遂俱遣使降汉。汉拜弥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以灵为平北将军。

李钊至宁州，州人奉钊领州事。治中毛孟诣京帅，求刺史，屡上奏，不见省。孟曰：“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精诚无感，生不如死！”欲自刎，朝廷怜之，以魏兴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仍诏交州出兵救李钊。交州刺史吾彦遣其子咨将兵救之。

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

拓跋禄官卒，弟猗卢总摄三部，与廆通好。

【译文】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 夏季，四月，张方废黜羊皇后。

游楷等人攻打皇甫重，几年都没有攻克，皇甫重让他的养子皇甫昌到外边寻求救援。皇甫昌拜见司空司马越，司马越因为太宰司马颙新近与崤山以东地区联系和解，不愿出兵。皇甫昌就与以前为殿中人的杨篇一起，伪称奉司马越的旨意，从金墉城迎出羊皇后。进入皇宫后，用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方，尊奉迎接皇帝大驾。事情来得仓猝，朝廷各部门官员开始都跟随皇甫昌，很快知道是伪令，就一起杀了皇甫昌。司马颙请求派御史向皇甫重宣布诏令，命令他投降。皇甫重不遵行诏令。起初城里不知道长沙厉王司马颙和皇甫商已被杀死，皇甫重抓住来宣布诏令的御史马夫，询问说：“我弟弟带兵过来，快到了吗？”马夫说：“他已被河间王司马颙害死了。”皇甫重大惊失色，当即杀掉马夫。这样城里